

糖龟

◆市三中东部校区七(8)班 莫婉婷

春节清晨,唤醒我的不是闹钟,而是窗外隐约的喧闹声。我蜷缩在被子里,鼻尖却捕捉到一丝甜香——糯米的清甜里透着红糖的醇厚。作为一名资深“吃货”,哪里经得住这般诱惑?我翻身而起,循着那缕香气,轻手轻脚下楼去。

楼下的空地上,奶奶和几位邻居正围着一个露天灶台忙碌着。柴火在灶膛里烧得正旺,“噼啪”作响,青白的炊烟袅袅升腾,带着草木的暖意,消散在清冽的晨风里。灶台边的竹筛上,整整齐齐晾着一块块巴掌大小,年糕似的东西,表面印着精致的花纹,糯叽叽的模样煞是可爱——我一眼便认出,这是“糖龟”!

我素日只知它香甜软糯,却从未见过它是怎样做成的,便凑到奶奶跟前,拽着她的衣袖软磨硬泡。奶奶被我磨得没了脾气,放下手中的活计,一边示范,一边细细讲来。

原来这小小一块糖龟,做起来大有讲究。先取两斤糯米、一斤糯米,细细磨成粉,掺入清水,用手反复搅拌揉搓。此时,糖龟才初具雏形。再依喜好添些许红糖,既可增其风味,又让糕体染上一层温润的橙红。接着,将半成品入锅,旺火蒸至熟透,趁热倒入石臼,抡起木槌反复捶打。这一步最要紧:捶得越久,成品的口感便越筋道。

捶面是个力气活,父亲接过木槌,一记一记重重砸在温热的面团上。米香与红糖的甜香在捶打间迸发开来,弥漫了整个院落。我看得心痒,跃跃欲试。父亲笑着把木槌递给我,可木槌实在太沉了,我勉强提起,轻轻碰了碰面团,便再无力气。

捶好的面团,软糯而有弹性。奶奶取出一个木模具,上面刻着“福”字、鱼纹、缠枝莲等,栩栩如生。她揪下一块面团,压扁,填入模中,用力按实,再轻轻一磕,一个印满吉祥花纹的糖龟坯子便脱模而出,圆润饱满,纹路清晰。

我依样画葫芦,却要么用力不匀,花纹模糊;要么心急,磕坏了形状。奶奶不着急,握着我的手,一点一点教:力道要匀,边角都要按到。在她的指点下,我终于做出了几个像模像样的坯子,虽然做得不如奶奶那么精巧,但心里满满的都是欢喜。

最后,糖龟坯子被整齐地摆在竹筛上,端到通风处晾干。待表面风干,便可上锅蒸制,或直接食用了。

我拿起一块刚晾好的糖龟,咬上一口——软糯香甜在唇齿间缓缓化开,米香与红糖的醇厚交织在一起,温润、质朴,像是把整个早晨的阳光都含在了嘴里。我想,这或许便是年的味道——不在于山珍海味,而在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用最朴素的方式,把期盼和祝福,一点点揉进这小小的糖龟里。

熏腊肉

◆泽国三中八(1)班 谭博超 指导教师 阮亚萍

年夜饭上,腊肉炒蒜苗是一道必备菜,我家的年就从熏腊肉开始。

选肉、腌制、晾晒,一切按部就班。待腊肉在屋檐下风干几日,油珠渗出,便到了最关键的熏制时刻。爷爷在灶膛里铺好柏树枝、橘皮等,再在灶口横架一根粗木条,将肉系在绳上,整齐地悬在烟火之上。父亲蹲在灶前,用木钎拨弄柴火:“熏腊肉得看火候,火大了焦,火小了没烟香,得有人守着。”于是,我们一家开始轮流看守腊肉。

白天由父亲来守。他裹着棉袄,时不时添一根柴,火苗“嗖”地蹿起,青烟袅袅升腾,将腊肉裹进朦胧仙境。我凑上前,只见肉块在烟中若隐若现,油亮的皮泛着微光。父亲用铁钎拨动肉条,笑道:“得每天都沾上烟,肉才香得透彻。”母亲在一旁剥蒜苗,准备腊肉炒蒜苗的食材。烟火气里,两人的笑声与柴火的“噼啪”声交织。

夜幕降临时,轮到我了。冬夜寒气重,我裹紧棉衣,蹲在灶前,火光映得脸颊发烫,烟熏得眼睛发酸,我却舍不得挪开,盯着腊肉由淡红色变成琥珀色,油光越来越亮。我想起奶奶揉搓肉块时说:“盐是腊肉的魂。”此刻,这魂仿佛被烟火唤醒。远方传来守岁的爆竹声,灶膛里的烟火滋润着腊肉。

年味,就在这烟火和等待中,沁入人心。

爷爷是最后一班。他佝偻着背,不时搓手取暖,却仍精神地添柴控火。灶膛里火光摇曳,映得他脸上的皱纹都柔和起来。他指着油光的腊肉,低声同我们闲聊聊什么时候熏好,腊肉怎么做好吃。

数日后,腊肉终于成了!它褪去生肉的鲜红,油亮的外皮泛着温润的光泽,肥瘦相间。吃一片,咸香与烟熏的醇厚在舌尖绽开。

年夜饭后,我站在灶台前,望着熏过腊肉的土灶,灶膛里的余烬早已熄灭。这灶与守夜时添过的柴、揉过的盐、说过的话,一起凝固成了年味。

除夕

◆温中实验学校七(8)班 姜续航

年味,是从挤进腊月里最后的那场“大集”开始的。那不只是简单的采买,更像一场虔诚的丰收祭。

回到东北后,集市仿佛一夜之间从冻土里长出来,喧腾的热气熏白了半条街。您瞧吧:精神抖擞的大公鸡昂首挺立,“嘎嘎”叫的大鹅扑棱着翅膀;牛羊肉红白分明,还微微冒着热气;大鲤鱼在冰水里甩个尾,溅起一片晶亮的星子;鲅鱼冻得像青铜狮,冻梨乌黑锃亮,咬一口能甜到心坎儿里。福字、春联、挂钱儿,铺开了一片汹涌的红海,映得每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。

采买的阵仗,才是精髓。“这猪后腿,给我来半扇!”“粘豆包,装二十斤!”“瓜子花生糖块儿,每样都接点儿!”吆喝声此起彼伏,东北人不讲精致,只图一个实在、丰盛。人们大包小裹,肩扛手提,仿佛要把一整年对富足、对团圆的想象,都囤回家去。那光景,不像购人购物,倒像在往家里搬运一整个扎实而温暖的春天。

“三十晚上熬一宿。”真正的年,在除夕这天,才露出它最浓墨重彩的容颜。东北人的团圆饭是在日头还高的傍晚。这天,厨房成了圣地,灶火通红,炖肉的香气早早钻出窗缝,在清冷的空气里勾出一条温暖的线。在这一天,我们得了特赦,疯跑笑闹,可以暂时把“作业”二字抛到九霄云外。

年夜饭开饭前,必有一场仪式——放“关门炮”。父亲或叔伯伯郑重地挑起一挂千响鞭炮,在院门口点燃。霎时间,“噼啪”声打破寂静,红色的纸屑像雪花般散落,硝烟味霸道地弥漫开来。那响声干脆利落,“咔嚓”一下,剪断了旧年里所有的烦恼与疲惫。

这一天的饭桌,鸡鸭鱼肉自不必说,菜码必是双数,寓意“成双成对”。酒杯碰响的是牵挂,笑语蒸腾的是温情。最隆重的工程是晚饭后全家围坐,一起包饺子。面皮在掌心翻飞,馅料饱满。最大的秘密,是那几枚洗净的硬币,会被小心翼翼地包进某几个饺子里。谁吃到了,便预示着来年会有好运,那一刻的欢呼,是整晚的高潮。

子时将近,大人们扛出最大的烟花,孩子们捂紧耳朵,眼睛却亮晶晶地期盼着。当零点的钟声与第一束焰火同时划破漆黑的苍穹,巨响与光华笼罩天地,所有人异口同声地喊出:“新年好!”新年就这样来了。



打铁花

◆市三中七(3)班 林钊儿 指导老师 陈海亮

今年的春节似乎有一点不一样。

大年初一的清晨,我没有被烟花的巨响惊到,而是迷迷糊糊地睁眼,窗外一片寂静。直到听到楼下妹妹的欢呼声,我才真正醒了。起床推窗,空气清冷,少了那股熟悉的硫磺味,楼下的街道空荡荡的,只有零星几副春联,提醒着人们这是春节。

我忍不住想:春节的意义是什么?如果烟花会消散,祝福会淡去,这个节日还剩下什么?大概只剩小孩子依旧开心。可当童年远去,无止境的比较与批评,长辈审视的目光让年变了味道。

爸爸妈妈看出了我的低落,对我说:“今天,我们可是要去看看打铁花呢!”

夜幕降临,通往月河的路上,人潮与暖意一同回归。远远地,我听到了阵阵锣鼓声。年的寂寥在此刻被打破了。

我们围到河岸边,人群忽然安静,向后退开一个圈。对岸的匠人用长柄勺舀起一勺铁水,奋力一扬——铁花似烟花一样炸开,瞬间满天星火。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句话:“烟花不是花,却年年都如花般开放。”铁花不是烟花,却胜似烟花,那一帘繁星如雨在与地平线交汇的一瞬间归于平静。我看见妹妹坐在爸爸的肩上,金色的光落在她的脸上,也落在爸爸仰起的额头上。

那一瞬间,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看烟花的自己。那时我也像妹妹一样,被爸爸高高抱起,仰着头看满天流光。明明是一样的姿势,一样的笑容,只是那个被抱起的孩子,已经换成了她。

心里某处忽然柔软了一下。我第一次觉得,年的意义,或许不在于烟花是否依旧,而在于无论岁月如何流转,总有人与你一起看一场璀璨。原来年味从未走远,它只是换了模样。

红红火火中国年

◆温中实验学校九(1)班 姜兆丰 指导老师 杨美君

不知不觉,越来越多的红色出现在生活里,是新年要来临了。

街上、公园里挂上了红灯笼。这些灯笼是用很薄的绸布做成的,让人联想起初升的朝阳。有些单个的自立门派,静静地悬着,垂下黄色的长流苏;有些则串成长长的直线。最大个的挂在小区门口,直径差不多有七八十厘米,灯笼的中心刻着“欢度新春”四个隶书大字。每当夜幕降临,通了电的大灯笼便慢慢吞吞地旋转起来。暖红的光芒从绸布里羞涩地钻出来,明明灭灭地投射在路人的身上,映得人们的脸庞生出了柔和的喜悦。我清晰地听见保安跟大妈对话。大妈喜滋滋地说:“挂上灯笼,换上新装,咱们小区大变了,咱们就图个喜庆。”

果然,红红火火过新年。在银泰商城里,就数红色的服饰最出挑。你看,帽子、围巾、上衣、手套,简直是红色的集合,让人的眼前一阵迷惑,仿佛跌进了红色的海洋。年轻的妈妈先给白发的老人挑选了一条长长的红围巾,热烈的红色衬得老人神采奕奕。她又给身边的小女孩挑选了一副卡通的大红手套。小女孩戴上这副大红手套,挥舞着双臂,大叫起来:“红红火火过大年。”

“千门万户瞳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过年了,怎么少得了对联?

春联

◆长屿中学七(11)班 王子航

“往左一点,再往右一点,哎呀,不对,还是太高了……”

台州的腊月午后,风里裹着海苔饼的甜香和鞭炮的硝石味,我踩在摇摇晃晃的木板凳上,手里举着外公刚写好的春联,被爷爷指挥得晕头转向。爷爷揣着手站在一旁,笑眯眯地看着我,眼角的皱纹里,盛着满满的年味儿。

这是我第一次主动要求贴春联。往年,我总躲在屋里看动画片,偶尔听见屋外传来糨糊的划拉声、长辈的叮嘱声,还有夹杂着的舞龙队锣鼓声。今年,外公铺开大红纸,挥毫写下“福星高照全家福,春光耀辉满堂春。”我站在板凳上,一字一顿地念着。有些字的深意或许还读不懂,但看着浓墨的墨字映着大红的纸,看着爷爷欣慰的笑容,心里竟莫名地觉得踏实。外公写春联,讲究“笔笔藏心意”,这副春联里藏着他对全家的期许,也藏着台州人对新年“山海安澜、阖家幸福”的祈愿。

贴完春联,爷爷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,掌心的温度透过衣服传过来:“好样的!咱们家的春联,以后就交给你了。”

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自己真的长大了。

从前,我眼里的春节,是年夜饭中的姜汁调蛋,是口袋里沉甸甸的压岁钱,是夜空中绚烂的烟花,从未想过习俗背后的传承。就像石塘的大秦鼓,渔民们男扮女装,敲着鼓跳着舞,传承的是对大海的敬畏;外公写春联、我贴春联,小小的举动里,藏着的是中国人千百年的家风,是台州人代代相传的温情。

明年春节,我还要贴春联。我要牵着爷爷的手,踩着板凳,把更多的红贴上门楣,把这份属于台州的年味,稳稳地传承下去。

太公的糕道

◆石桥头镇中学九(1)班 吴京璐

大家都说,这几年年味淡了。超市里,包装精美的礼品堆成小山,扫码支付,一秒购得。手机里,千篇一律的群发祝福消息一发送,又在一秒后被淹没。我们似乎被按下了快进键。然而,每当岁末,我总会想起太公那座老屋,想起那里有一种“慢”,是从一盆浸了一夜的米开始的。糕,是我对过年固有的记忆。

每到冬天,太公都要做糕。这是一次烹饪,也像是一场仪式。水盆里浸了一夜的粳米,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泛着水光,粒粒饱满。没有机器的一键启动,太公遵循的是最古老的法子。开水擦粉,瓦甑蒸糕。大灶里的火舌舔着铁锅,这一蒸,就是大半个时辰。水汽弥漫在小隔间里,混着米香,渗进老木桌的裂缝,渗进瓷碗的间隔。出锅,太公把滚烫的米团放进石臼里。这时,它还不能叫作糕,表面没那么光滑,毛茸茸的,只能算个米团,还需要不断去捶。

捶糕,是太公最拿手的环节。年过八十,他依然觉得自己结实稳健,干得动活,我只好帮他在下面翻着米团。“砰——砰——”太公撸起袖子,赤脚站在院子里,额上一层细密的汗珠,脸上却挂着笑容。我蹲在下面翻着米团,看着滚烫的米团一次次被捶扁,又一次次在翻动中聚拢。我问太公,为什么不用机器,多快啊!他擦



绘图:温中实验学校八(9)班 林昱辛 指导老师 叶丽莎



绘图:温中实验学校七(5)班 王熙雯 指导老师 李丹萍

擦汗,笑着说:“机器哪有手知道米团软硬?快是快了,但劲没了。为过年做事,急不得。”过了一会儿,他补充道:“打糕要像过日子,有时候慢一点才能有好结果。一槌一槌,把旧年的烦恼捶走,把新年的福气捶进来。”热气氤氲,米团在一次次打击下成形、胶着,表面变得光滑。

“来,尝尝。”太公递给我一块刚蒸好的糕。初入口,是质朴的清淡,很筋道,有嚼劲,看似柔软,实则每一次咀嚼都需要很大的力气,嚼得我腮帮子酸。但尝着,米糕独特的香味和甜甜慢慢出来了,空口吃也不觉得乏味。

在这个点一下屏幕就能获得一切的时代,我们失去了什么?我想,大概就是太公这份愿意花时间的心劲吧。年味之所以变淡,是我们不再愿意为它慢下来,去浸米、去等待、去一槌一槌地打磨。

今年回家,太公依然在院中捶糕。“砰——砰——”的声音,穿过岁月的烟尘,依然沉稳有力。我接过木槌,学着太公的样子,这一次他没有再阻拦我。木槌的重量,比想象中更沉。这份重量让我知道,我们传承的,从来不只是打年糕的手艺,而是这份在快时代里,依然愿意为了一个节日慢下来的心劲。太公的糕道,即是此道。

迟到的灶火

◆东浦中学七(4)班 王昱心

除夕的黄昏,暮色刚刚染上天边,厨房里就飘出了比往年更浓郁的香气。外婆养了一整年的鸡鸭鹅在院中踱步,谁承想这群肥硕的生灵竟引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——平日里从未下过厨的外公,竟要亲自掌勺,为我们烹制一道独家的铁锅大乱炖。

我好奇地探进厨房,外公正麻利地摆放着处理好的食材。“给你们露一手!”他信心满满,转身去取那口尘封多年的老铁锅。可锅刚一上手,外公脸上的笑容便凝固了——锅底中央,一个手指粗的窟窿赫然在目。“这……锅什么时候破的?”他举着锅,神情略显窘迫,像举着一件无法辩驳的“罪证”。

外婆转头一看,笑得直不起腰:“早就破了,跟你说了三回,你哪回听进去了?”外公愣了一下,随即扭头朝外喊:“囡!快去买锅!”小姨正踩着凳子擦玻璃,被这一嗓子吓得踉跄了一下:“现在?超市快关门了!”“现在!快去!”外公挥着手,语气不容置疑,像在指挥一场紧急的战役。小姨扔下抹布,“嗖”地冲出门去,一溜烟便消失在巷口。一家人看着这阵仗,全都笑了。外婆边笑边抹着眼角,感叹:“几十年头一回下厨,锅还破了!”

时间一分一秒流逝。外公坐立不安,一会儿看表,一会儿仁立在门口眺望。十几分钟后,小姨终于拎着一口崭新的铁锅冲了进来,气喘吁吁。外公接过锅,小心翼翼地摩挲着锅沿,嘴里念叨着“大小正好”,随即大步流星回到灶前。开火、倒油、下肉,那动作竟出乎意料地流畅,架势十足,活像一位经验老道的大厨。

灶火熊熊燃烧,铁锅边缘开始“噗噗”作响。外公时不时俯身凑近闻闻香气,表情专注得像是在完成一项伟大的工程。盖上锅盖后,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守护,眼神里满是期待。

项伟大的工程。盖上锅盖后,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守护,眼神里满是期待。锅里渐渐热闹起来。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中,鸡肉、鸭肉、鹅肉在浓稠的汤汁里翻滚、相拥。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,也温暖了这般的寒冬。外公掀开锅盖,一股热气腾起,他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挑出一块鸡胗,放进我碗里:“尝尝,特意给你留的。”我咬下一口,又韧又香,满口生津。我端着碗跑去向小姨炫耀,她笑着起身来追,我转身就跑,在屋里闹作一团。身后传来外婆的骂骂声:“几岁了还疯!别摔着!”我靠在墙边,把最后一口鸡胗塞进嘴里。小姨叉着腰喘气,还不忘“放狠话”:“明年我早早守着灶台,看谁抢过谁!”

年夜饭的餐桌上,那锅大乱炖端坐正中,热气腾腾。太婆先动了筷子,细细咀嚼后点点头:“嗯,咸淡刚好。”外公的眉毛微微上扬,嘴角却忍不住咧开,那股藏不住的喜悦像花儿一样绽放。爸爸夸赞这是从未吃过的美味;妈妈说这汤泡饭能连吃三碗。我顾不上说话,只觉这锅炖肉比任何山珍海味都更有滋味。

后来我才知道,外公年轻时忙着做生意,从未正经下过厨。家里的一日三餐,全由外婆操持。这锅大乱炖,是他半生之后,第一道郑重地为家人烹饪的佳肴。

窗外烟花炸响,把夜空染得五彩斑斓。我望着那些流光,心里暖意融融。眼前又浮现出下午那场“买锅风波”——破洞的老锅、飞奔的小姨、坐立不安的外公,以及笑作一团的我们。

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”这迟到了几十年的灶火,终究是为家人亮起来了。

灶火可以迟到,爱,却从不缺席。